



1927年，新雅茶室开设在北四川路虬江路转角

老上海人记忆中的早茶是什么样的？在上海这个快节奏的城市里，从当年的早茶文化到如今的午茶氛围，是城市文化发展的一种选择。

百年来沪华丽转身

在沪华式早茶

沈嘉禄

一百多年前，上海的城厢内外也是有茶馆的，有些规模稍大一点的茶馆还兼具戏院和书场的功能，但就物质享受而言就是清茶一杯，没有自产自销的茶点。广东茶室随着粤商在上海的发展而落地开花，不仅带来了南方的乌龙茶和铁观音，还引进了别具异域风情的精美茶点。作为一种全新的业态，广东茶室在茶文化和信息交流等方面，开始影响上海的市民社会。今天，早茶回归市民生活日常，且华丽转身为午茶，南橘北枳，所为何来？

时尚气息吸引新潮作家

180年前上海开埠，外来移民与上海本地人一起书写了上海的新篇章。其中广东人在外贸、工商和娱乐等领域搞得风生水起，他们大多选择在虹口落脚，北四川路一带最多时云集了二十万之众。那么随之而来的生活场景建设，也无不烙上岭南粤北的鲜明印记，比如广东戏院、广东饼屋、消夜馆、茶室等等。清光绪年间，有广东人在今天的河南中路广东路口开了一家同芳茶馆，除了茶水还供应茶食、龙凤礼饼及糖果，一大早还有鱼生粥饕客，中午则有各色点心，晚上供应莲子羹和杏仁酪。接踵而至的有怡珍茶居、同安居、小壶天、广东楼、安乐园等，茶饮、茶点、烟酒混合经营。有位老上海告诉我，南京路上有家易安茶馆，五开间店面相当宽敞，对面有家陶陶居茶馆兼售宵夜，是冠生园的创始人冠生创办的，后来广东郭家在这块皮地上造起了永安公司。

当时有竹枝词这样描写：“茶寮高敞粤人开，士女联翩结伴来。糖果点心滋味美，笑谈终日满楼台。”如果拿广东茶室与上海传统茶馆比较的话，经营方式和服务对象都有很大的不同。在新旧文化交替的大上海，广东茶室无疑代表了时尚潮流，为都市生活提供了全新业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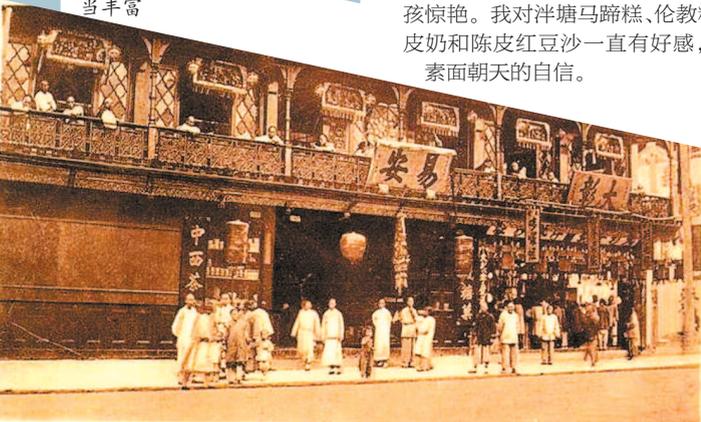
创建于1927年的新雅茶室开在北四川路虬江路的转角上，除茶饮之外，还兼售咖啡、汽水等西式饮料，底楼有龙凤礼饼和罐头食品。上海作家张叶舟在《漫谈上海茶》一文中说：“因为地方清洁，座位舒适，而茶叶更是上选”，所以尽管最低消费价是一角，仍很受白领的喜爱，饮过者莫不叫好！他还特别推荐：“新雅咖喱鸡是特别有名的，饮茶者除了点心外，最好叫一味咖喱鸡饭。咖喱鸡之美，不在鸡，而在汁，说不定汁还比鸡贵吧！”

新闻界老前辈曹聚仁在《上海春秋》一书中也点赞了新雅粤菜馆：“规模不大，吃的是广东茶点。文化界熟朋友，在那儿厮大的颇有其人。”

新雅茶室的时尚气息对上海新潮作家的吸引力是巨大的，比如林徽音，当时正为《时事新报》副刊写文章，拿到稿费就去新雅“解大”，并多次撰文点赞，由是吸引邵洵美、张若谷、戴望舒、袁牧之、刘呐鸥、高明、杜衡、施蛰存、穆时英等作家，当时已享盛名的摄影家郎静山在新雅中还辟有“静山茶座”，差不多就是上海滩的顶级摄影沙龙。我在新雅茶室陈列在墙上的一张股票上发现，股东名单上就有郎静山的大名。

品名	甜	品	鹹	應時點心	每碟價目
馬拉糕	六分	豆沙飽	二角	蝦仁飯子	六分
豬油飽	六分	椒鹽粉金	一角半	蝦仁湯飽	六分
各式西點	一角	各式西點	一角	蝦仁湯飽	六分
各式西點	一角	各式西點	一角	蝦仁湯飽	六分
各式西點	一角	各式西點	一角	蝦仁湯飽	六分

▲ 上世纪30年代的新雅饭店老茶单，各式茶点相当丰富



Shanghai Chinese Tea house. 一百多年前的易安茶楼 孙莺供图

茶室里捕捉新闻线索

我还从《鲁迅日记》里得知，大先生去过北四川路上的新雅茶室，也去过南京路的新雅酒家，而且不止一次。想必广东风味的叉烧包、滑鸡包、鲜虾肠粉很合他的胃口。说起来，鲁迅对早茶的兴趣是在广州形成的，他去过的茶楼包括陶陶居、拱北楼、陆园、山泉、妙奇香、别有春、惠东楼等，尤爱妙奇香的豆豉蒸鲩鱼。有时还要带上书报杂志，一边喝茶聊天，一边浏览书报。他曾表示：“广州的茶清香可口，一杯在手，可以和朋友作半日谈。”许广平在《鲁迅先生的娱乐》一文中也说：“在广州，我们也时常到专门的茶室去吃茶点，那些点心真精致、小巧，并不太饱，茶又清香，都很合口味……遇到朋友，就不期然地也会相约去饮茶了”。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个历史细节，毛泽东在写给柳亚子的那首著名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起首即点明了饮茶情景——“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课余常去位于中山四路的妙奇香饮茶，也是在那里，他与柳

亚子一边饮茶一边谈论国家的未来。后来柳亚子回忆，他与毛泽东在广州一共有三次重要晤面，在毛泽东初试锋芒之际，以高于同侪的眼光许以极大的期望。有诗为证：“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

曹聚仁在《上海春秋》里还说：“上海南京路上有几家大公司，如永安、先施、新新、大新，都是广东人所经营的。那几家大公司都有旅馆、酒楼等等。我们常去的是大东酒楼，广东点心和广东菜式，和新雅差不多。我记得上大东酒楼有如上香港龙凤茶楼，热闹得使人头痛。”

曹聚仁所说的这家大东酒楼，在新闻界老前辈口中也叫大东茶室。因为离四马路上的书局、报馆较近，文化人将此处当作与朋友品茗会晤、交换文章的首选场所，小报记者也在那里捕捉新闻线索，一旦有人爆料，可当场走笔龙蛇，将茶壶盖一搁，直奔报馆而去，等他发了稿再回来，堂信还为他保留了座位，续上茶，继续喝到华灯初上。而报社编辑则在此用午茶，然后睡个“竖头觉”，抖擞精神去上晚班。

“四大金刚”与广式早茶难同框

上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模式确立后，许多饭店就不再专门供应早茶了，而将经营重点放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午餐和晚餐上，早餐市场靠“四大金刚”撑门面。我在新雅粤菜馆的档案里发现，他家在1957年还能供应早茶，薄薄一册点心单还算丰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上海的餐饮市场开始走向繁荣，有些广帮饭店就谋求早茶市场，我也在第一时间去尝个新鲜。啊呀，马拉糕、千层糕、叉烧包之类都是隔夜回蒸的，滑爽全失，而且粘牙。又耐心观察了三四个月，发现上海消费者对广式早茶的热情是低开低走的。

其实上海人很早就形成了一套与工业时代相适应的作息习惯，天一亮就急于轧公交车去上班，上海人的早餐食谱中没有早茶二字，只有早点。而早点是“吃了就走”或“边吃边走”的，与老邻居、老朋友笃悠悠地约一场早茶，不符合上海人的性格。

上海人素来节俭勤快，上海方言叫作“把结”，老年人虽然退休赋闲，但上午的时间也排得满满当当，送第三代去幼儿园或学校，再转去菜场买菜，回家后要洗衣、烧饭、搞卫生，有些人还要去公园打拳练功、去社区文化中心写字画画、唱歌跳舞等等，他们哪里舍得将宝贵的时间消磨在“一盅两件”上面。

南橘北枳，在饮茶这档事上，也体现了沪粤两地的文化差异。

进入互联网时代，上海的老年朋友总算有了一点闲暇，但他们更愿意选择午茶。一桌茶点，有干有湿，有煎有蒸，味道不错，成本可控，如果AA的话，一周一次也能眯眯地承受。于是，上海的广东馆子就顺势而为，推出午茶，果然很受欢迎。其实这个模式在三十年前的香港就形成了，崇尚务实、追求效率的沪港两地民众在生活方面也有很多相通之处，这一次在午茶上又获得了同频共振。

午茶也是城市文化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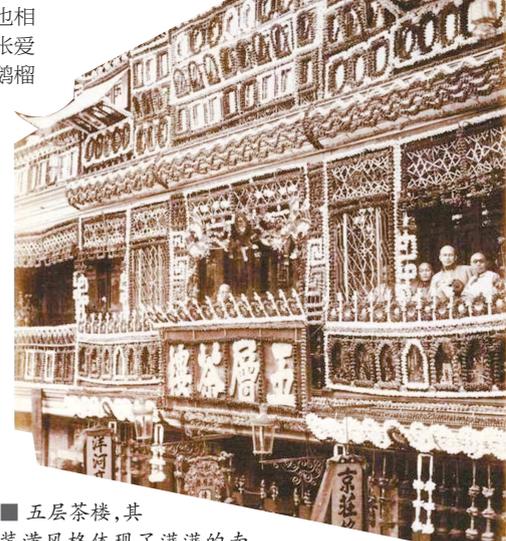
新雅粤菜馆于2018年恢复茶室，市场反应之热烈，大大出乎意料。后来他家在丰盛里又开出一家新雅茶室，装潢上同样是“黄金时代”的老上海风情，落地大门、彩色玻璃、柚木家具、洁净优雅，Art Deco艺术元素无所不在，空间也更大，客人步入餐厅就获得了恰似“玫瑰玫瑰我爱你”的沉浸感，我招待外地朋友也经常选择这一家。

每人先来一盅例汤，它是粤菜的灵魂，数小时的火功造就了的一味香浓润滑，一匙入口，甜鲜清隽，激活了迟滞的味蕾。接下来叫三四只碟子：虎皮凤爪、豉汁排骨、金钱肚，再从黑松露菌菇饺、五色虾皇饺（红绿黄白黑五色，由蔬果汁染色）、韭黄鲜虾肠、金丝红米肠等中间选几样。

倘是五六人小聚，那么再加一盆烧味三拼，趁热吃，烧肉皮脆肉嫩，肥而不腻；烧鹅肉质厚实肥嫩，可以大快朵颐；叉烧也是鲜香扑鼻，无筋无渣。鲍汁松茸焗豆腐、顺德公啫鱼头、雪花牛肉、杏仁片炸牛奶等也各具特色。蚝油牛肉、怀旧咕咾肉是百吃不厌的招牌菜，价格也相当亲民。招牌烟鲳鱼当然不可不尝，当年张莺玲还将它写进小说里。蜜汁叉烧酥、黑天鹅榴莲酥、拎包萝卜酥的精致程度足令北方女孩惊艳。我对泮塘马蹄糕、伦敦糕、顺德双皮奶和陈皮红豆沙一直有好感，喜欢那种素面朝天的自信。

朱雀、杏花楼、粤来记、点都德、宝粤楼、汇点楼、红子鸡凤凰楼、醉辉煌等几家的午茶我也尝试过，人气都不差。我还要提醒各位的是，用午茶，一盆干炒牛河是必不可少的。生脆的绿豆芽、浓香的韭黄、滑嫩的牛肉片，被酱汁紧紧包裹而不失筋道的河粉，还有蓬蓬勃勃的镬气扑鼻而起，入口鲜香滑爽，筷子停不下来，吃光河粉，盘中干爽无油无汁，这一切就构成了一盆干炒牛河的美学高度。牛河炒得好，广东厨师才算站稳脚跟，老板才敢开广东茶室。

上海是一个快节奏的城市，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观念的改变，随着市民闲暇的增多，我相信在上海能够形成良好的午茶氛围，多样性、丰富性、包容性也将上海的午茶上体现出来，将来或许会有更多的社交活动、商务活动、会务活动甚至外交活动会借助午茶的场景来完成，更多的公共信息和文娱节目也会利用午茶时间来传播。



■ 五层茶楼，其装潢风格体现了满满的南国风情 孙莺供图